

· 文献学苑 ·

试论古籍版本学的成熟时期

曹 之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 宋代古籍版本学已经到了成熟时期。文章从同书异本及其研究、善本观、标志性成果等方面论述了宋代古籍版本学的成就。

关键词: 宋代 古籍 古籍版本学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7)02-0103-04

Research on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Books' Edition Science in Song Dynasty

Cao Zhi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stitute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 Song Dynasty was a period in which the science of editions of ancient books gained its prosper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science of editions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study of different editions, reviews on good edition, and emblematic result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ancient books; science of edition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7)02-0103-04

引言

衡量一个时期古籍版本学产生、发展和成熟的标准有四条:一是同书异本的多少,这是古籍版本学的物质基础;二是同书异本的研究,这是古籍版本学的学术基础;三是善本观,这是研究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的目的;四是版本学专著、版本目录等标志性成果,这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结晶。用这四条标准衡量,宋代已经进入古籍版本学的成熟时期。

一 同书异本复杂化

“版本”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不过宋代“版本”一词特指“刻本”,这与雕版印刷的普及有关。据《晦庵集·与伯谟书》:“《韩文考异》大字以国子监版本为主,而注其同异,辨其是非,断其取舍。”又据《宋史·崔颐正传》:“咸平初,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因访达经义者(李)至方参知政事,以颐正对。”又据《宋史·赵安仁传》:“雍熙二年,登进士第,补梓州推盐院判官,以亲老弗果往。会国子监刻《五经正义》版本,以安仁善楷隶,遂奏留书之。”以上引文中“版本”一词

均指刻本。比较而言,《宋史·赵安仁传》是关于“版本”二字的最早记载之一。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图书制作方式的复杂化,“版本”二字含义逐渐扩大,成为一书各种本子的总称。

宋代同书异本的名称从形式到内容、从空间到时间,无不涉及,日益复杂化。归纳起来,约有如下类型:

以出版时间区分,有唐本、南唐保大本、古本、今世本等;

以出版地点区分,有浙本、闽本(建本)、川本、京本、杭本、江西本、严州本、建安本、建阳本、当涂本、麻沙本、福州本、鄂州本、婺州本、长沙本、黄州本、信州本等;

以出版方式区分,有写本、刻本、印本、刻蜡纸本、搨本、石本等;

以出版先后区分,有祖本、初本、重刻本等;

以写本区分,有写本、抄本、手稿本等;

以开本区分,有小本、大本、巾箱本等;

以字体区分,有京师大字旧本、杭州细字本、川小字本等;

以出版质量区分,有善本、错本、误本、校正本、真本、贗本等;

以收藏单位区分,有馆阁本、秘阁本、太清楼本、家本等;

此外,还有正本、副本、别本、全本、节本、定本、子本、敕

本、杂本、朱墨本、高丽本、焦尾本等。

兹将宋代新出现的同书异本择要简介如下：“焦尾本”初见于陆游《渭南文集·跋东坡集》：“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岁十二月，遗烬几焚之，予辑成编，比旧本差狭，小乃可爱，遂目之曰‘焦尾本’云。”可知“焦尾本”即火灾之后幸存的残缺不全的本子。王明清《清波杂志》卷十二云：“淳化五年，翰林学士张洎献《重修太祖记》一卷，以朱墨杂书，凡躬承圣问及史官采摭事，即以朱别之。神宗正史，类因诋诬而非实录，厥后删改，亦有朱墨本传于世，其用淳化故事欤？”可见“朱墨本”即并有朱、墨二色之书。姚勉《雪坡集·本朝长编节要纲目序》云：“司马《通鉴》一书有节本，有举要，历有袁氏本，未有朱夫子《纲目》。今此书之节要，辞翦其浮，即司马《通鉴》之节本也。”可见“节本”即节取精华之本。方勺《泊宅编》卷四云：“前世法书名画，有藏之秘阁者，谓之阁本。”可见“阁本”即秘阁藏本也。欧阳修《集古录·唐干禄字书模本》云：“今世人所传，乃汉公模本，而大历真本以不完，遂不复传。”这里“模本”即拓本也。魏泰《东轩笔录》卷五云：“吕升卿为京东察访使，游泰山，题名于真宗御制《封禅碑》之阴，刊剽搨本，传于四方。”这里“搨本”也即拓本。宋代同书异本有四个特征：一是数量之多，史无前例；二是范围之大，几乎涉及各种版本，尤其是关于雕版印刷的版本名称越来越多；三是使用次数之多，前所未有；四是有待规范化。同书异本之称，往往多种多样，如刻本又叫刊本、槧本等；拓本叫打本、石本、模本、碑本、搨本等；善本又叫善书、良书、好本等。

二 对于同书异本的校勘

面对同书异本的大量差异，宋人校书尤勤。据汝企和《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载《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统计，宋代校书共计78次，其中史书校勘21次，仅北宋就有如下11次：

（一）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校《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参加者有舒雅、吴淑、潘慎、朱昂、陈充、阮思道、赵安仁等。

（二）宋真宗咸平初复校《史记》，参加者有陈尧佐、周起、丁逊等。

（三）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校《三国志》、《晋书》、《新唐书》等。参加者有黄夷简、钱惟演、杜镐、戚纶、许衮、陈充等。

（四）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复校《汉书》、《后汉书》等。参加者有刁衍、晁迥、丁逊等。

（五）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校《后汉书》诸志。参加者有马龟符、王式、贾昌朝、黄鉴、公孙觉、王宗道等。

（六）宋仁宗乾兴间校《天和殿御览》。

（七）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校《南史》、《北史》和《隋书》。参加者有张观、王质、李淑、公孙觉、宋绶等。

（八）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复校诸史，参加者有王

洙、余靖、张观、李淑、宋郊、赵抃等。

（九）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校《国语》及诸子。参加者有李淑等。

（十）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校《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史》等。

（十一）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校《资治通鉴》，参加者有范祖禹、司马康等。

为了保证官方校书的规范性，绍兴六年（1132年）六月专门公布了《校讎式》，其中云：“诸字有误者，以雌黄涂讫，别书。或多字，以雌黄圈之；少者，于字侧添入。或字侧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于本行上下空纸上标写。倒置，于两字间书乙字。诸点语断处，以侧为正。其有人名、地名、物名等合细分者，即于中间细点……点校讫，每册末各书‘臣某校正’。”^{①①}

宋代私人校书例也屡见不鲜。王洙、王钦臣、宋敏求、曾巩、苏颂、陈师道、黄伯思、汪藻、洪兴祖、郑樵、张淳、朱熹、洪迈、彭叔夏、朱熹、方崧卿等很多文人都积极参与校书活动。洪迈讲过一个故事：“曾纮所书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义若不贯，遂取《山海经》参校：‘刑天，兽名也，口中好衔干戚而舞。’乃知是‘刑天舞干戚’。故与下句相应，五字皆讹。”^{①②}可见宋代某些同书异本的错误是多么严重，宋代学者校书又是多么认真。陆游也讲过一个故事：“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①③}这个故事说明宋代学生都参加了校书工作。朱熹为了校勘《昌黎先生集》，网罗了官本、古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莆田方氏本等，他校书的原则是不看来头，无论官私，以义理为准，“苟是矣，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①④}这反映了朱熹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流传到现在的许多图书，几乎都有自己的庞大家族，而宋本往往是这个庞大家族的“祖本”。在这个“祖本”身上，宋人付出了辛苦的劳动。

三 对于“善本”的研究

在校书过程中，选择“善本”是很重要的，而善本的选择又与版本源流和版本鉴定密切相关。

叶梦得、王明清、朱翌等都研究过雕版印刷的起源，叶梦得说：“世言雕版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玘《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①⑤}这是古人探索

雕版起源的最早记载。关于写本载体演变历史的研究,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云:“上古结绳而治,二帝以来,始有简策,以竹为之,而书以漆,或用版以铅画之,故有刀笔铅槧之说。秦汉末,用缣帛,如胜、广书帛内鱼腹,高祖书帛射城上。至中世渐用纸,《赵后传》所谓‘赫蹏’者,注云‘簿小纸’,然其实亦缣帛。《蔡伦传》:‘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伦乃用木肤麻皮等。’则古之纸,即缣帛,字盖从‘乡’云。故今人呼书曰册子,取简册之义;又曰第几卷,言用缣素也。”关于当代刻书问题,叶梦得、周密、龚明之、洪迈、朱熹等都曾深入研究,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6]这段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所谓宋代刻书四大中心(浙、建、蜀、汴)之说,即源于此。“以柔木刻之”一语,亦成为后世责难麻沙本的重要证据。

宋代更多学者重视一书版本源流的考证,他们网罗众本,通过鉴定,找出善本,如沈晦《柳先生集序》云:“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传最远,初出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间京师开行,颠倒章什,补易句读,讹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数不多于二本,而有邢郎中、杨常侍二行状,《冬日可爱》、《平权衡》二赋,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献家本,次序多与诸家不同,无《非国语》。四本中晏本最为精密。”^[7]

宋人关于“善本”的论述有两个特点:

(一)“善本”一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穆修《五百家注柳先生集序》、欧阳修《田弘正家庙碑》、苏轼《东坡题潭帖》、杨时《校正伊川易传后序》、刘弇《书楚辞后》、周焯《清波杂志》、洪遵《翰苑遗事》、郭知达《校正集杜诗序》、彭叔夏《文苑英华辩证序》、刘宰《本事方序》、钱重《柳文后跋》、叶梦得《石林燕语》、洪迈《容斋随笔》、魏了翁《黄太史文集序》等很多著作中,大量使用“善本”一词,也有称“良书”、“好本”、“善书”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皇朝编年举要》云:“大抵依仿朱氏《通鉴纲目》。举要者,纲也;备要者,目也。然去取无法,详略失中,未为善书。”这里的“善书”就是善本。宋代“善本”的大量出现,与同书异本的增多和学术的繁荣密切相关。同书异本的大量增加,人们对善本的追求更加迫切;学术的繁荣,人们更加认识到“善本”的重要性。

(二)“善本观”以内容为主,兼及形式。《直斋书录解題·元和姓纂》云:“(该书)绝无善本,顷在莆田,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这里的“善本”讲的是内容。王洙、王钦臣父子“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8]这里的“镇库书”就是善本,可

见王洙、王钦臣父子的善本观就是内容、形式并重。在内容方面,要求“无差误”;在形式方面,以当时最好的“蒲圻县纸”抄写,又“以绢素背之”。

四 古籍版本学的丰硕成果

到了宋代,古籍版本学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古籍版本学家举不胜举,出现了不少标志性成果。大而言之,这些标志性成果可以分为散文、专著和书目三大类。

散文类成果包括序、正文、书信等。宋代不少序言都兼及版本,如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宋敏求《孟东野诗集序》、曾巩《新书目录序》、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王洙《杜工部别集序》、苏颂《补注神农本草总序》、李纲《校定杜工部集》、郭知达《校定集注杜诗序》、郑康佐《眉山诗集序》、朱熹《周子太极通书后序》等。朱熹《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云:“右周子之书一编,今春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然犹有所未尽也。”此序略述了《太极通》一书的版本源流,并比较其优劣。宋代不少题跋亦多兼及版本,如汪应辰《跋贞观政要》、陆游《跋李深之论事集》、刘克庄《跋旧潭帖》、黄庭坚《题蔡致君家庙堂碑》、楼钥《跋春秋繁露》等。陆游《跋李深之论事集》云:“唐丞相司空李公深之《论事集》有两本:其一本七卷,无序;其一本一卷,无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蒋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则偕所序盖七卷者也。”此跋比较了《论事集》两本之异同。宋人在书信中亦多言及版本,如朱熹在给吕伯恭、郑景望、程泰之、沈叔晦、方伯谟、宋深之的书信中多有版本文字,他在《答沈叔晦》中说:“麻沙所刻吕兄文字,真伪相半,书访嗜利非闲人所能禁,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语,但能为之太息而已。”^[9]此信揭示了麻沙书坊“真伪相半”、唯利是图的刻书特点。

专著类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同书异本的差异,书名多有“刊误”、“举正”、“考异”、“辨证”之类的字眼。经书如郑樵《书辨证》、张淳《仪礼识误》、朱熹《孝经考异》、毛居正《六经正误》等;史书如赵抃《新校前汉书》、余靖《汉书刊误》、张泌《汉书刊误》、刘放《东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等;子书如钱佃《荀子考异》、沈揆《颜氏家训考证》、朱熹《阴符经考异》、曹士冕《法帖谱系》等;集部如洪兴祖《楚辞考异》、黄伯思《校定楚辞》、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辩证》等。《淳化阁帖》是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编次而成,并摹刻于枣木板上,拓赐大臣。其后刻帖盛行,宋代重辑、翻摹者甚多,曹士冕撰《法帖谱系》,叙其摹刻始末,兼考异同工拙,并以图表的形式,揭示各本之间的源流关系,在古籍版本学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书目类成果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等。《郡斋读书志》的不少内容都与版

本有关,例如该目附志《濂溪先生大全集》提要说:“淳祐初元,诏从祀于学,封春陵伯。始道守萧一致刻先生遗文并附录七卷,名曰《大成集》;进士易统又刻于萍乡,名曰《大全集》,然两本俱有差误,今并参校并藏之。”^[10]尤袤《遂初堂书目》一书而兼载数本,如正史类《史记》著录有川本、严州本;《前汉书》著录有川本、吉州本、越州本、湖北本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条析各书版本源流,并注意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别,如该目《杜工部集》提要说:“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苏,且为后记,元稹墓铭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遗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遗文入正集中,则非其旧也。”^[11]

结语

宋代同书异本数量之多,同书异本研究之盛,“善本”大量出现,古籍版本学成果之丰富,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说明宋代古籍版本学已经由童年、青年时代进入成年时代。宋代古籍版本学成熟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古籍版本学长期发展的结果。自从先秦两汉产生古籍版本学以来,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的漫长历程,在长期积累沉淀的基础上,终于迎来了成熟时期。没有宋代以前的古籍版本学,就没有宋代的古籍版本学。宋代古籍版本学不可能从天而降。论者或以宋代为古籍版本学的产生时期,岂不知古籍版本学也像人一样,有一个自小而大的成长过程。尽管宋代以前的古籍版本学还不是那么成熟,但它毕竟具备了古籍版本学的基本条件,堪称古籍版本学的青少年时期。没有青少年时期,就没有成年时期,正像人们申报户口一样,尽管小孩子那么幼稚可笑,但他已具备人的所有特征,因而从出生的第一天起,作为一个人已经在户籍管理部门登记在册了。第二,宋代重视发展学术文化和古籍整理工作,宋代的基本国策是“偃武修文”,《太平御览》、《太平广

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四大类书的编纂,成为宋代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的良好开端。在宋代享国的300余年中,涌现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新唐书》、《新五代史》、《通志》等一大批学术名著。学术研究和古籍版本学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学术研究促进了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古籍版本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学术的繁荣。第三,雕版印刷的普及和推广。自从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后,宋代已经大行于天下。雕版印刷的初步繁荣,制作了大量的图书版本,为古籍版本学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为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 [1] 陈.南宋馆阁录 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2] 洪迈.容斋四笔 卷十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 [3] 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 书韩文考异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4] 陆游.老学庵笔记 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5] 叶梦得.石林燕语 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7] 沈晦.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 A].柳河东集附录 M].北京:中国书店,1991.
- [8]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 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9] 朱熹.晦庵集 卷五十二[M].四库全书本.
- [10]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附志 M].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 [1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 卷十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曹之(1944-),男,现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接第88页) Polytechnic Institute, 2005.

- [3] 刘永,邱均平.信息树与信息可视化 J].档案管理,2005,(6):48-50.
- [4] Nihar Sheth, Katy Borner, Jason Baumgartner, Ketan Mane, Eric Wernert. Treemap, Radial Tree, and 3D Tree Visualizations[EB/OL]. [2006-07-23]. <http://iv.sis.indiana.edu/ref/iv03contest/nihar.pdf>.
- [5] Paula J.Hane.LEXIS- NEXIS tests data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J].Information Today,2000,(1).
- [6] For a clearer view of data, go climb a “hyperbolic tree”. April,01,1999[EB/OL]. [2006-09-02].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55727357.html>.
- [7] John Lamping, Ramana Rao, Peter Pirolli. A focus+context

technique based on hyperbolic geometry for visualizing large hierarchies[EB/OL]. [2006-08-10]. http://sigchi.org/chi95/proceedings/papers/jl_bdy.htm.

- [8] [11] 周宁,张玉峰,张李义.信息可视化与知识检索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89.
- [9] Hayato Ohwada, Fumio Mizoguchi.Integrating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and retrieval for WWW information discovery J].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2003:292,547-571.
- [10] Ricardo Baeza-Yates, Berthier Ribeiro- Neto. Modern information retrieval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257-323.

作者简介:方亮(1981-),男,东南大学情报科学技术研究所2005级硕士研究生。